

跨世纪文丛

5

K

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李国文
著

人生在世

这世界其实并不大，
不会超过三个人的转折，
就能搭上关系，不是朋友
的朋友，亲戚的亲戚，就
是朋友亲戚，亲戚的朋友。
总之，人世间，正由于
这些彼此联系的桥，而
构成网络，这大概也就是
佛教所称的缘分了。

——李国文《涅槃》

人生在世

李国文 著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在世/李国文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7
(跨世纪文丛;第5辑/陈骏涛主编)
ISBN 7-5354-1500-8

I. 人… II. 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4243 号

责任编辑:陈辉平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校对:邓 薇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5837121)

印刷者: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电话:7543220)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2 印张:15

版 次: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280 千字

印 数:6 001—11 000 册

ISBN 7—5354—1500—8/I·1175

定价:18.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作者小传

李国文，1930 年出生于上海。

念过戏剧学校，当过文工团员，去过朝鲜战场，做过文艺编辑；1957 年因写小说《改选》，还曾划过“右派”。1979 年又写小说《月食》，重新回到文坛。此后出版过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危楼记事》，中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没意思的故事》、《电梯谋杀案》、《涅槃》、《洁白的世界》、《都市的黄昏》。作品多次获奖。并著有《骂人的艺术》、《苦瓜 苦瓜》、《寻找快乐》、《说三道四》、《淡之美》、《红楼非梦》、《闲话三国》、《西窗灯影》，以及《重新评点〈红楼梦〉》、《莎士比亚传》等书。

曾任《小说选刊》主编。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专业作家。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大小，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

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怖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撻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自序：世纪的“谎言”

李国文

我不想当一个预言家，但我确实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扮演过一个三流预言家的角色。我说：到了21世纪50年代，也就是2050年，那时北京的地铁，将会是由两个环线和一个井线构成的城市公共交通网络，而且，将不会像现在这样拥挤。在非高峰时刻，乘客完全可以在车厢里看报，在车厢里坐着的话，他会发现，他邻座的那些乘客，手不释卷的阅读物，基本上没有一本是上一世纪最后二十年间的，也就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作家写的小说。如果，万一有谁手里居然还拿着一本两本时下很流行，到那时未必流行的《某某某文集》之类的书籍，可以肯定，此人倘不是研究文学史的学者，也是某个大学学中文的学生。

跨世纪不难，如果不出车祸，不发生严重疾病，再有两三年功夫，就是下一个世纪了。但是，目前大家写的作品，能像作家本人一样，活到下一个世纪，被普通读者关注，像我们现在看《红楼梦》，看《水浒》，看《三国演义》一样，是大有疑问的。最现成的例证，莫过于那些七十年代末的作品，甚至提都不大有人提了。除了个别自我感觉特“棒”的作家外，大多数人都老大愿意讲起自

已十五六年前的稚嫩之作，正如看到孩提时浑身一丝不挂的照片那样，总是有点不自在的。

所以，自己都不想看了，我们就更没有理由要求下一个世纪的读者，提我们这些裸照似的作品了。

我一直认为，不朽之作是天籁自成，是上帝的赐予。上帝，或是万能的造化，只在人类愚昧得不能再愚昧的时候，才成打地降生天才。否则，难以理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会一下子涌现出那么多的才华盖世的画家、诗人、作家、哲学家、思想家。但过了启蒙期以后，便无大师，即或有，在文明过渡这样一个启蒙时期，曾经出现过几位称得上大师级和准大师级的作家，此后至今，我们所见到的，不过是些大师样子的人物，他们的作品，离不朽甚远。

所以，我是不敢恭维现如今那些在文坛上自封的和人封的“大师”，这些人精神是有点缺陷，才会产生这种幻觉。这其实和精神病院那些躁狂症患者相信自己是大总统一样，是一种病态。严格地讲，在当今文坛上，只是有写得好一些，或写得差一些的差别；写得多一些，或写得少的不同。挨着个儿数，基本上属于平平常常的作家。有没有大师，也许有，不过正处于上面所说的裸照阶段，还在那里撒尿和泥，至于下一个世纪能不能成才，还未可知。

大师，是天分，任何人为的努力，包括他人的吹嘘，朋友的捧场，花钱雇来的掌声，属于嗜痂之癖的臭味相投者的赞不绝口，以及后来发展到像哥老会，像青红帮，像意大利黑手党歃血为盟扶助老头子那样拥戴，都无济于事。但是话说回来，不能由于不是大师，连提笔的勇气都失去了。大师写大师级的作品，非大师写非大师级的作品，相辅相成，并行不谬。所以，泛泛之作，庸常之作，没有什么惊人之笔或神来之笔的作品，造也不难。文学本是一个消费市场，那些顶尖儿的大师，不可能满足全部读者的需

求，自然而然，就留下这些足够非大师级作家兜售自己的份额。

于是，就有许多写这些一般之作的作家，我也忝列其中。我觉得我选择了写小说的职业，是一份幸运。虽然，我曾经为这种选择付出过沉重的代价，我也并不后悔。因为活了六十几岁以后，寻寻觅觅，终于还是发现，只有当你提起笔来，沉浸在小说世界里，才是最大的心灵自由。

因为小说是个筐，是传递信息的载体。使命感，主题，思想性，自我意识，文化，知识面，消闲，乃至性，等等等等，愿意往里装什么悉听尊便，那种驰骋的自由和快乐，只有惠子和庄子的对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足以表达这种只有“个中人”所能领略的滋味了。

但小说的好坏，实际上并不取决于这个筐子里所容纳的信息量的多寡，而是这个作家如何使其信息准确地传递给读者。第一层次能让读者共鸣，第二层次能让读者颖悟，第三层次能让读者生出智慧，便是高境界了。写了快半个世纪的我，恐怕和我同时代的作家一样，这是一个毕生的追求。

因此，我的主张，写小说，首先要有不师法则的勇气。破除偶像，敢于不买什么权威、前辈、长老、祖师爷的账。其次，要有做大家巨匠的勇气，哪怕不够格，也不必像《法门寺》里的贾桂那样，只敢垂手哈着，而要平起平坐，无须自馁，敢于自立门庭，另辟蹊径。再其次，把头抬得高高地，有敢于破除任何条条框框约束的勇气。最后，还要有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勇气，让人接受你，而不是让人承认你。归根到底，我只信奉一句话，那就是“文无定法”，尤其小说创作更是无限广阔的天地，干嘛要作茧自缚呢？

巴尔扎克说过：“文学作品是伟大的谎言？”那么，这些我写的关于本世纪的“谎言”，是好是坏，就请读者品评了。

1997年3月17日·北京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3)
自序：世纪的“谎言”·····	(1)
垃圾的故事·····	(1)
九 叔·····	(50)
八 姐·····	(55)
七 弟·····	(60)
三 舅·····	(66)
当 令·····	(77)
人在途中·····	(89)
坏女人·····	(121)
人生在世·····	(141)
涅·····	(221)
精神不败·····	(275)
胡子曹·····	(326)
年糕满·····	(334)
纺车的故事·····	(339)
无 言·····	(351)
快乐的波尔卡·····	(357)
聪明抉择·····	(405)
自由之果·····	(411)

死亡合同.....	(417)
地狱之门.....	(427)
沙漠之梦.....	(437)
无罪之城.....	(444)
湖上故事.....	(457)
跋:	何镇邦(460)
附录:李国文主要作品目录	(463)

垃圾的故事

丁丁，姓丁名丁，是我的一位忘年交。

据我的阅人经验来评估，他在知青一代人里面，是个很不错的青年。然而，不知为什么，好多人一谈到他，当面也罢，背后也罢，总是摇头者多。一个人，能够被人指着眼睛鼻子说他是或不是，倘非很逊，就是他有任人评头品足的雅量。冲这一点虚怀若谷，我认为丁丁非同小可。

“你知道你口碑不佳吗？”我们两个本不甚见外，加之他的禀性坦直，故而敢这样问他。

“我又不聋不瞎，不痴不傻。”

他不是不聪明的人，不过，不作出伶俐的样子罢了。我从学术角度同他探讨“为什么”，因为，他不至于如此。

“随人家便咧！”他说，“第一，人家怎么看，是人家的事情，第二，我自己怎么做，是我自己的事。”然后，迈着他那种特别结实的列兵步伐，走了开去。咚咚咚，像砸夯。我后来观察到，这小子走路，脚后跟先着地，所以，总弄得楼板不同凡响。

不过，我挺“待见”他。这是北京话，含有一点敬重的意思。一个人，好，不得得意忘形；坏，不怨天尤人；富，不张牙舞爪；穷，不垂头丧气。他就像一个在队列里行进的士兵，一步一步走着自己成

功的或者失败的路，让我佩服。老实说，我并不赞同他的某些做法，想法，看法，以及活法，但他说，每个人的角色一半是天定的，没法改变的，但另一半，是自己决定的，便不可能和别人一样。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各人自便，最好不过的了。

想想，也是这么一个道理，这世界上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吗？他说得更绝，我这片叶子，干嘛要和人家一模一样呢？冲这句话，你便懂得丁丁一半。

丁丁有时赏脸到我这儿来坐坐，无什么特别的目的。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这很好，无需我放下笔来陪着。他在我书房里像主人一样地东翻西看，也不管我的脸色，是赞同，还是反对，他就这样自信。若找到什么好书或新杂志，值得看，就自己倒茶，或者自己抽烟，仰卧在沙发上阅读。看够了，站起来，咚咚咚地离开。

他走后，老伴就开窗放烟。莫合烟，自己抽得香，别人闻起来就臭，好一会，也放不干净。“这个丁丁，”我老伴发表她的观点，“太自以为是。”

“难道对你一个劲地点头哈腰，就好吗？”我不大喜欢一些装孙子的年青人，因为一旦帮助他到了羽毛丰满以后，就要把你当他的孙子。丁丁不，始终如一，不咸不淡，不近不远。

有一次，我忽发奇想：丁丁，令尊给阁下起名字时，大概只是想到你上小学时容易书写的一面，却绝对没有考虑到名字会对人的性格所产生的微妙影响。

“至于那么严重吗？”这是他的口头语，也是他对于整个世界的态度。

我声明，当然这是不可靠的感觉。不过，对他，说深说浅都无关系，无需顾忌，他不像时下文坛一些想当领袖的青年人那样过敏，也不像一些神经兮兮的女作家那样小心眼，总把别人看成很

碍他事的绊脚石，甚至假想敌。其实，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地盘大得很的。丁丁不太喜欢把事情严重起来看，他认为，凡没有一拳头打在我脸上者，不必疑神疑鬼，先在心里筑起一道防线。所以，我对他说话放心。“因为，你这个‘丁’字，马上让人想起伐木丁丁的‘丁’，敲打铁钉的‘钉’，叮住不放的‘叮’，很可怕！”

我也说不出很具体的道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好像这个“丁”字成了他性格的象征。后来，他那不是妻子的妻子杨菲尔玛，认为我的直觉有道理。太棒了，她说，叫他丁甲、丁乙、丁丙都不像他，只有这个丁丁，最合乎他这个认死理的家伙了。

所以，杨菲尔玛有时索性叫他“死丁”。在她嘴里，这可以是爱称，也可以是蔑称，视其情绪而定。

杨菲尔玛，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他第一次说要带位女朋友来我家，还以为他从外国拐回一个洋妞呢！一见面，她自我介绍，说我应该有些认识她，是我朋友的朋友的女儿。她是比较早的国旅或者是中旅拿派司的很能干的导游，陪同外国人到中国来玩。后来，她自己单挑一个旅游公司，组织中国人到外国去玩，越做越大发，现在，说她是旅游界的大亨，或者投资界的巨头，不算过誉之词。

“老爷子，这是一个能干人吃饱饭的时代。活得不好，别怪党和政府，怪自己无能。”

不用说，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宠儿。

据我朋友讲，她原来的名字叫杨淑珍，后来，到派出所一查，北京市，仅城区里，至少有一千位同名同姓同音的妇女，太俗了。于是，她要求改成时派一点的杨阳，这位小姐是个路路通的人物，派出所哪在话下，所长善意地提醒她，这名字至少被两千个男人和女人拥有。于是，当场来了灵感，她用了现在这个杨菲尔玛。

我估计，全中国也许就只有她一个人叫这样的怪名。然而，也正因为这样，谁要第一面见到她，和听到这个名字，便永远也不会忘记。冲她设计出这个不中不西的杨菲尔玛，她和丁丁维持目前这种比妻子自由些，比女友亲密些的情人关系，就觉得她是个很有作为的女人。“这样好，来去自由。”

杨菲尔玛头一次踏进我家的门槛，见面礼是一箱 XO。

丁丁从车的后背箱里拿出来，很吃力地放在我的客厅里。我不是受宠若惊，而是吓了一跳：“干嘛？”

“这是老姐的一点意思！”

送洋酒是时下的一种风尚，一般都是一瓶，送两瓶者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杨菲尔玛的手法，和她的名字一样，一下子，就给你留下一个绝对是刻骨铭心的第一印象。

“厉害！”我服了。

丁丁说：“幸亏你不抽烟，要不，她会送你一件。”

“一件是多少？”

“五十条吧！”

我一听，差点没吓死。

他们不怎么避讳目前两人维持的 AA 制的同居关系，虽然她很有钱，但二一添作五，绝对公平负担。小姐告诉我太太说，这样谁不觉得欠谁的状态更好些，太累的爱情，和太麻烦烦恼的婚姻，挺耽误事，还挺浪费精神。更难得的是，她说：这两年同居下来，我们两个还算磨合得不错。

我老伴说：“磨合这个词，我老在汽车的后窗上看到。”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需要磨合的过程，不行，就得换零件了。”

我们大家都笑了，你不能不服气杨菲尔玛的想象力。